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六十五

湖湘後學集編

序十

鑑撮序

曠敏本

古者今之鑑也。前者後之鑑也。始予偶從一友案頭得殘本數十頁。編注歷朝改元甚悉。予笑謂友曰。我儕猥云彊記。能盡記歷代改元乎。借其本鈔之。欲演而成書。未果也。因念後世師儒之所授。髦士之所肄。總括經以應帖。試曰兀兀。俛首於八股中。齒豁頭童。而詢以古今之變。故典章或茫乎其無以應也。今夫十七部也。二十一部也。家既不能得。得更不能熟也。涑水通

鑑也。紫陽綱目也。紀事本末也。抑猶不能家得而人熟也。爾乃取史學提要一書。合改元鈔本。演而廣之。首皇古迄崇正名之曰鑑撮。或且曰漏也。夫自廿一部而外。以爲漏則皆漏也。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今之刪而存者有幾也。而四代始末且犁然也。於是乎綸綍之章。奏疏之體。訟檄之文。旣俾讀者政事文學。於是焉取資而有餘。他若華封之祝。擊壤之歌。扣角之詞。閒登之以引人觀玩焉。而後三家村童子。手是編而可了然於數千年之故。而彼胸有全史者。政不能傲以所不曉。今夫皇王帝霸之。三三五五也。一啟口而卽是者。驟詢之而或不及答也。十六國之割據也。前五代之南北朝也。元魏之東西也。北齊後周也。後

五季之十國也。遼金元之與五代趙宋相終始也。開卷而苦茫

然者，掩卷而尤苦茫然。而是編且井井也。而於是乎正也。閏也

偏也。竊也。固或淆也。其偏而正邪。蜀漢也。南渡也。抑江陵之蕭

警。晉陽之劉崇。本名旻西遼之耶律。猶將與之邪。其正而竊邪。孟

德仲達之欺人。孤兒寡婦也。抑陳橋取之孺子。靖難莫逃一字

猶將斥之也。其統垂絕而不絕邪。一旅之再造也。東京之中興

也。抑子嬰帝昺猶不遽絕之也。其統不絕而綱絕邪。姬氏之宜

曰。趙氏之構口。統則存而心則死也。若五部之豪傑竝起也。孺

落若世寵而侮檀英氣。且邁華夏也。前燕之魔也。後秦之弋仲

也。前涼之軌也。尙不敢圖司馬氏也。其他竊據方州未必非天

意屬焉。知誥也。具美也。卓乎一世之雄也。洵乎可以鑑也。士誠不自菲薄。凡所以檢身檢心。經邦經世者。俱將於是乎取焉。是不亦弦之佩而帶之存乎。是固家可得而人可熟者也。篋而弄之不脛而四達。其亦後學之津筏與。

楚南文匯序

曠敏本

楚文數也。孔子采列國之風，楚何以不與？或曰：孔子在外十有四年，居陳蔡者強半，欲有爲於楚而不用於楚，故遺之。此謬說也。或曰：楚僻陋，則西戎又何取？彭蠡洞庭古稱三苗之國，今特號文物之鄉，虞后之巡，妣王之迹，冠裳朝聘，卓矣大邦，鸞熊且爲文武師，人地之有耀若此，其盛也。或曰：嬴燼之餘，六經俱無完書，不然何以周禮不繫於篇而秦誓獨畱似也？亦未盡然也。予以爲楚自屈子作離騷，直追風雅數千年來風騷並稱，而楚風之雄反冠於列國，文勢所至，雖大聖人筆削之威，弗能遏抑。其光芒麟麟熊熊，鞞鞞軫軫，猗歟盛哉！且夫吳楚都無風，而吳

楚都以文雄南服南位爲離是曰火房其道主文明吳自公子  
札通詩書易禮樂之文而吳文盛楚自左史倚相讀典墳止索  
而楚文盛今吳不具論已楚自三閩而外若自左之傳蘭陵之  
論漆園之篇允皆文字之祖楚文敷也往予持此論久矣適坊  
人南青溪有楚南文匯之刻問序於予予乃爲發之也抑吳楚  
之文尙矣吳顯而楚或闕吳當舟車之會編紵贈荅無虛日交  
游月旦延譽江東楚南人淡於宦而薄於名埋頭鍵戶毀闕聲  
華蓋吳自札游中國雅擅名士風流迄今流風所漸文成名播  
楚則倔彊如屈平以彼其才不肖游諸侯而自令放逐文字表  
見亦非其本心然則楚人既不樂以文相標榜而山顛水涯蒐



輯不易。青溪其能家。至戶傳叩門而求之乎。楚南文以雄逸勝。往雍正初年。相率爲俳儷之辭。指股脛腰讀者。至不欲終其篇。今集中應無有蹈此者。子亦未暇爲檢點也。抑今所梓者。制義也。而騷賦論傳。繼屈左荀。莊而起者。其人往往晦采於湘嶽之間。青溪其有道以出之而成帙乎。其姑持子說以徵之。



何燕泉集序

曠敏本

尙論古人遠則略近則詳仰止先賢遠則疏近則親其大較也  
虞夏世遠矣唐宋抑猶遠也其有明乎世近矣顧或東西異域  
則不無然疑之參殷吾景行者其桑梓先輩乎有明一代人物  
吾楚南文章風節之卓絕者華容劉公大夏茶陵李公東陽郴  
陽何公孟春宜章鄺曠公埜往於明史中皆得稔其梗概而李  
公劉公之文予向皆得讀之何公之文則久耳而未得覩嘗欲  
走宜章訪族人求鄺公遺文而亦未果也今年夏予友何子東  
望介何公裔博士泰吉來詣予燕泉集餘冬敘錄予受而讀焉  
喟然曰陽明先生南中諸疏魏叔子稱其本仁祖義爲秦漢以

來奏疏所不逮。予讀何公集，幾不復愛唐宋也。敘錄一書，總四千餘年治亂興亾之故，羅羅若掌紋。此可以見公著述根柢焉。公受業李公之門，爲其所畏愛。而劉公雅重公，有大議，每就公諮商。公文筆不減李公，而立朝侃侃，當時有賈生之目。議禮一節，不無過激，而剛義忠直，屢遭構陷，而不挫其志。其於劉公，幾不復讓。眎土木勁，挺疑相伯仲焉。博士索予弁言，予久未應。博士曰：得毋靳乎？予曰：惡是何言！但得附公文藉，不朽實予厚幸。顧獨慙不文，不足爲尊先公重。是所執筆而惶然赧疚并者，又念如予者，假得生公時，執禮公門，公或不之拒，則又未嘗不臨文而流連愴慕於無旣也。

募修西湖書院序

曠敏本

西湖者初爲濂溪先生愛蓮池後稱西湖也其地爲先生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宅址先生依舅氏讀書於此愛池之蓮故名也往者就西湖爲學地號蓮池曰泮池特設書院以祠先生而衡士多肄業其中焉院枕衡西城外前令高公始捐俸延師爲義塾然修脯無幾體貌弗崇今廊舍亦寢圯矣而所謂蓮池者固無恙也盛夏蚤荷馥郁襲人當年之亭亭淨植者宛然在目焉思昔先生藏修於此擅林塘之幽擁圖史之盛令得及其時敏門握衣而請業渠非快事乎乃數百年後鄭公之宅已墟而書院又將鞠爲灌莽傷已德侯涖任雅意修復以書來屬爲

敘曰九疑之下春陵之墟夙嘗心往而神游焉幼讀先生書劇  
羨程氏吟弄風月得親炙其輝光每恨受生之晚不獲挹光霽  
之容今誠不意得親尋先生履舄駐處也一行作吏於先生洗  
冤澤物之政愧有志而未逮竊願因書院之役以寄其高山景  
行之思而又冀將來之游息於此者朝夕拜瞻先生以起其祇  
肅之心因而熟復先生之書以求夫志伊學顏之實詣吾知此  
地豪傑之士必有踵前武而作者非徒曰修舉昔日之廢墜也  
予惟庠序教廢士無所於學而書院以起然必有租入以供修  
脯之費香火之奉而後能隆其規而永其典於勿壞昔黃勉齋  
曾易田二百五十畝爲石鼓書院生徒養贍之資曾西湖勝蹟

不此之先務與考三代之盛士皆占田恆產俱足學舍膏火未聞有匱乏之慮自井田廢士無常業不得不仰給縣官則今日之置田以規其久大者侯與此邦搢紳人士之責也天下書院之著號者四湘南二焉曰嶽麓曰石鼓今侯與諸君子矢院之必成侯倡捐二百兩諸君子共襄厥美焉異日稱天下大書院五湘南三焉盛哉其不自今日始乎





重修嶽志序

曠敏本

嶽隸邑掌志者邑大夫事而交旭鞅掌簿檄句稽則有與志者志不可以有心與。飯緇者覩般若。依黃者絮汞鉛。迺槩握詞敦。則又砌篇什。是皆不足與於志。志則務以紀勝爲首義。山七十二峯。碣七十二字。姚姒之遺蹤。李趙之懿躅。亭臺之邃卉。木之佳獸禽之奇珍。與夫域中方外。可吒可愕之事。期於覈實。裁僞不漏。不誣。譌則弗承。疑則必闕。覲免僭濫之愆。怨百之一焉。前直隸高侯與予商志局。曰子嶽生者。予曰保無生此而虛此生乎。終古此嶽也。爲陵爲谷。詎所語於巨鎮。然靈境也。或榛莽之洞府也。或瓦礫之不之志。官斯者怒焉。亦土斯者疚也。抑厚意

則何可負。旣而江左黃侯出清班宰百里。竊幸有道當前。不靳南指。顧亦欲然。若以予爲嶽產者。夫韓子過衡。衡爲韓有。朱張過衡。衡爲朱張有。如予者。童而游之。皓首茫然。昔昌黎登華。咋指而魏和公躡其頂。且高昌黎哭處十里。予又安可以自多。且夫山見岱水見黃。昔人用此意滿。而見不到者。仍若弗克見。嘗竟日憩泰安。然不解少陵何以盪胸也。嘗兩度渡海。然不解坡公茲游何以奇絕也。大都鹵莽於山水者。山水亦鹵莽報之。嘗於越剎有扁湖南第一山者。嘖而成句曰。第一山驚在此閒。忘爲西湖南也。予之鹵莽於嶽。得毋類是。抑境地之峻也。涉其末不躋其顛。無見也。躋顛矣。若有部之者。見終不能遠。在地成形。

有形形者形斯不敝。嶽形峙也。而有流形者太虛茫瀕。志不能舉似也。是皆子所惶然抱慙於嶽者。嶽僻處南天。長卿子明之侈說不及嶽。而次山子厚之筆獨於嶽闕設色焉。豈天下奇詭者獨人目而正且大者不易生人企乎。志自朱尹修後已閱九十載。古志旣不得見。而朱志或成於倥偬之餘。口授耳受。以予所聞見質之。志中不無舛午。雖自來名賢記載亦容有一二差參。自念年十七卽饑驅南朝。出山日多。還山日少。予旣驚遠。忽近。而又歎事之未嘗盡歷。裏邊者挂此漏。彼不獨於嶽然也。就中名流屐齒不敢不詳。然尋幽弔古。惟韓朱張諸賢。鳥駐杖策。鑿鑿如昨。他則大抵然疑參焉。豈嶽靈之護於諸賢。偏與抑諸

賢之學與游。均有其造。極登峯。足與嶽俱者。令後人仰止之思。高山高人。遊集胸臆。與子承賢侯教。徒以嘗從樵屺牧豎。後信足。劃手。淡懼。恫嶽神而眩人目。後之游者。以志爲先。路之導。觸景悟詮焉可也。

就日堂彙序

謝才

臨川先生遺文若干首。諸嗣君既盡出示予。擇其尤者評次而付之梓矣。猶屬予序言以弁其端。嗟夫。予所心折於先生者。但以其文已哉。先生孝於親友。於昆季儀型其族鄰。與人交尤以道義相期許。規勸悉出於誠。一切阿諛摸稜之談。不以出諸口。常爲予言曰。生斯善斯實。賊於德。又曰。丈夫甯玉碎。安能瓦全。噫。先生之歸。然樹立使人心折者此也。獨文也歟哉。乃卽以文言之。亦實有可以信今而傳後者。蓋國家以制藝取士。於茲數百年。其名家者亦且百餘矣。然必吐棄一切。求爲空曠。猶以山穀野蕞。餉王公。旣不免寒郊瘦島之呵。而腹笥自矜。遂至塗

澤湊砌亦党家姬所云只知羊羔美酒不聞有香茗也獨先生  
耽籍嗜古經史手鈔者數四諸子書及內典亦皆註釋詳確而  
其文自出機杼絕無所規撫清而不癯典而有則有如彼二家  
所譏者乎昌黎之荅劉正夫書也曰文宜何師曰古聖賢人聖  
賢書具存宜何師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文宜易宜難曰無難易  
惟其是又曰用文必尙其能者能非他自樹立不因循者是先  
生其欲聖賢自爲者歟而亦豈有難易之見介其中也歟嗚呼  
先生之樹立者偉矣此其文之所以可傳也先生讀書自娛無  
意進取予速之駕乃赴省試登賢書公車僅一上卽謝不往已  
卯夏信宿予家曾言及斯謂適人之適者必不自適其適吾將

以箸述老矣。安能向閩人投刺也。然先生之文高者登古人之堂。次亦卓犖自憲。無時俗氣習。諸及門手鈔外。凡獲片紙半牘者。卽珍如拱璧。視諸掇巍科取上第。縮符帶紱。逐逐塵封。求一言之幾於古人而不可得。其信今傳後又何疑焉。予故樂爲序之。使人知先生不朽之業。固自有在。而欲如先生之文。當厚自樹立。如先生之行。毋僅沾沾然向故紙堆中覓生活也。至文之高邁鮮潔。藻不妄抒。已具詳各篇中。茲故不著。時乾隆甲申歲菊月之吉。





齒譜自序

易宗浩

往余九齡爲諸生時自媿未遑績學。迺閒從半霞樓繙載籍。穿經穴傳。顧念古人年譜之輯。卽一人之生平而件繫之耳。若夫蒼萃義軒以暨勝國。綴事分年。概乎未之有見也。爰於耳濡目染之餘。得可錄者。每墨之程。几手自迻書。越三寒暑。滿古囊。顏曰齒譜。懸之夾壁。此胜錄之偶一爲者。過不問焉。旣入京師。觀碑太學。獲從賢公卿游。方肆力於制舉之文。卽向之詠言發韻。且置若土苴。况茲採摭。摘裂爲己。陳之芻狗。過揚之糠粃。將焉用此。歟。然而積絲成綵。散視騰花。其誕育而至成童。疑疑乎初服之規模也。弱冠而幾盛壯。奕奕乎方剛之典則也。遲暮而

迄期頽休休乎老成之矩範也。韶秀者神開而益振其始者。耆者色動而愈賈其餘。彼夫玩日愒時。身名晬晚而不思自厲者。或借是書以策其惰慢之氣。而悔既往以鏡將來。則進德之方在焉。豈以文之餽飭而厭棄之也。若夫攬揆之資。取禱之捷。無煩瀨祭之勞。竝有行廚之腳。則又其緒之足以少裨於人而或不可廢也夫。

我山艸堂文集序

方宣試

嘗讀唐宋八大家。非六經之言不敢道。非三代史漢之書不敢據。非道德仁義之旨不敢傳。非有關於綱常名教。風俗人心之盛衰。不敢表彰。其理精而嚴。其義奧以博。其取材也。典而切。其繪事也。微而中。其氣雄浩而悠揚。其辭充暢而雋永。朗乎若日月之經天。沛乎若江河之行地。變化猶鬼神。卷舒若風雲。□□杳渺若神龍之不可方物也。嗚呼。文章之巨觀。盡是矣。邇因屢躋場屋。絕意進取。慨然有志乎天下之名山大川。通都巨邑。以及寬閒寂寞之鄉。幽僻奇險之處。求一二高人逸士。如韓柳歐蘇諸公者。與之盤桓。戊申秋。乃遡洞庭之涯。泛舟湘水。歷瀉及

濱於益陽得曾子泗英焉。曾子倜儻有大略，才氣冠絕一時。予向讀其詩，頓覺魄礪盡，釋心地一空。自漢魏以下詩人不及也。今春又讀其文，皆刻意淡摯，絕無摹仿古色蒼然。如周鼎商彝，不可褻視。每一篇中尋其起盡，味其旨趣，大約根本聖賢沈酣理窟，若談詭浮誇，刻覈尖新，與夫是非謬於聖人，皆夷然不屑也。也是以其文矜慎不苟作，作則必本乎性衷於道，立綱常以扶名教，培風俗以正人心。予故心折其文，尤以是服膺其人。願舉天下慧業文人，無論曾識曾子與否，但細玩其文而得其根心，生色油然藹然，則知是集之所以善且久而必傳矣。時乾隆丙

辰五月

我山艸堂詩集序

方宣試

向不解詩人必窮。今乃信其所以窮於曾子泗英尤信焉。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自人得之。扶輪大雅。鼓吹休明。鉅心鏤骨。搜奇拔怪。工詩文者必不工謀富貴。太史公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非邪。獨天不富貴其人而詩文其人。遂以所珍愛者舉而畀之。豈豪不加擇。漫無主張於其間歟。譬之百昌稟天地之氣。忠孝松柏是矣。富貴其桃李也。詩文則椒桂也。桃李華於春。乍榮乍落。而椒桂歷久彌芳。足知天厚於松柏。而未始無意於椒桂也。余自戊申秋獲交曾子。卽讀其詩而序之。由是雨晴涼燠。樽酒論文。嘗縱談千古治亂安危。正論危言。旁見側出。無不極

悲天憫人之思。知其心固欲有所用之。不當以詩人終也。歲月流化。倏今九載。遂皤然六十翁。其色蒼然。其容恬然。其心愈浩乎有得。乃遇則益困。詩日益工。庸非天獨詩文曾子。而以云工詩者之窮不益信乎。今彙其前後作定爲專集。授梓復以示余。余何能益於前日所言。第爲道天之意。以其解於詩人之窮。明曾子之詩韻味獨優。絕非人力所設施。而未嘗無主之者。宜其遯世不悶。甘貧約弗悔也。復爲序。

我山艸堂文集序

孫邦英

我山先生手訂前後詩文爲一集。西粵李君素庵、東陵方君可齋，旣弁其端，復以命余。余足知先生詩文乎哉！顧束髮從游先生，以詩文教也。微獨曉窗夜燭，握手聯牀，凡離索相憶，惰廢相箴，窮愁相慰，行閒腕下感慨悲歌，不啻引之翼之。惟恐其背於古而謬於今也。則先生詩文，余雖不足知，而金光寶氣，窺八九矣。夫詩以言志，文以足志。士君子抗志千載，馳騁百家，莫不醞釀宏深，光流旣溢，如火如潮，如花際春，如霞散綺。莫知其然而然。故渺眾慮爲言，定羣非於世，不嫌於激，違俗不病其孤。而未始不欲俟知己於千百世後。使疇昔與居與游之人，謝曰：

不敢知此傳其言而無守昌黎所由致歎也先生之命之也意或如此乎余讀先生文儲思獨深立意必高而矜慎名貴醇正典雅一主於志以斂其氣本於理以精其識沈酣經史以鍛鍊其才質信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其爲五七言古詩與其律馳三唐而驟六代亦直抒其性情之故與文章表裏實無容過爲區別嗚呼詩古文自唐宋大家以還嗣音者罕矣制藝興而才雋之士相與束縛其閒有人焉顯晦不以動於中是非不以奪於外聽其言足以明道而解惑挹其韻足以式靡而起衰豈非振古之雄傑哉然則觀先生詩文其志可知而素所樹立更可知矣



甄齋詩集自序

張九鈞

余少專事括帖騷雅一道鮮畱意稍長讀先王父鄰嶽詩集暨先大夫吳行越行諸篇心竊向慕始學爲詩雖閉戶齋居不獲素心相質而春蚓秋蟬亦頗自鳴得意通籍後備員西曹具有責守無暇更爲此事閒有所作亦香山所謂三年光景六篇詩耳矧率出酬應絕乏性靈語無足存者然數十年閒王事奔馳所歷事緒所經名區勝境怱怱如白駒過隙未嘗多有紀載心甚歉焉歲癸酉夏荷聖恩放還舟次岑寂時有所動於是日與筆墨爲緣自武林至玉水過彭湖溯袁江浮湘抵家嘯傲容邴居中嶽雲閒曠有得輒吟越歲餘得詩如千首彙而成

集夫詩以言志余何志哉志舊而已其中若祝母憶兄寄弟竝  
初度中元感紀暨懷人贈友等什固屬舊志所在卽凡山川艸  
樹鳥獸蟲魚以及風雲之變幻時序之迭更城郭井疆亭臺陵  
墓之登歷未始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要之根觸於懷其一  
時之所怦怦欲動者皆夙昔之所勃勃欲吐者也則亦何莫非  
舊之所蓄也乎因總題之曰篷窗憶舊以明卷中所言悉本舊  
志特不過借題寫意而非爲問世計也亦聊以繼先人之逸韻  
不至絕響云爾後卷嶽雲閒艸感時觸景更多愴懷事游不離  
乎鄉憶不改夫舊亦倣先大夫邨居楚鄉等集遺意繼踵詩倫  
俾後來續之家乘焉時乾隆甲戌重九

羅汭谷樂郊園詩序

張九鎰

余歸棲退谷。檢少時所作。晚悔其淺。以抒寫性靈之蘊。非箇中人不能道。余固未能自信爲有得者。爰是客之謁吾廬而來。閒以韻語餘事之學屬序於余。余概謝焉。蓋文辭之浩博繁衍。工於言不必悉協於道也。詩其一矣。而獨有淡契焉者。吾友羅君汭谷。汭谷有道人也。余交之自童穉。今相對皤然矣。其生平行。諛卓犖。如履康莊。安驅緩步。輔中庸之庭。而造乎其室。非止閉門耽寂。誦老子而味元言。輒詡詡爲有得者。百代之書無所不究。而最精通者醫與詩。醫洞悉諸科。久有著述。其合於道無疑也。獨詩易工而可悅。人以爲吟咏之具耳。汭谷曰。否。天下好音。

悅耳妍花娛目其往來榮落於宇宙者吾何取焉吾所取在有  
得於中而隨所觸發之以故集中所編凡山河雨露草木蟲魚  
鳥獸之變態皆見道之語而有意思流行於其間方其抒寫於  
心嗒然輒然不知其然而然蓋忘乎爲詩也嗚乎世徒喜其詩  
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知音可易言哉雖然沅谷有道人而余  
亦非徒耽文辭而外於道者因綴數語於篇末用相質且自勸  
云乾隆甲午季冬

狄西巖雪梅艸後集序

張九鎰

昔王子摯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古人作詩能令千載下讀之者驚心動魄不能自己其故何也性以感性情以移情惟其真而已西巖先生解組後與余相遇於星沙往來唱和成莫逆交其論詩以性情爲主而格律神韻采色必取法盛唐而兼綜漢魏與余所見略同維時西巖年逾五十壯心未已思欲捐復原職仰報君恩於萬一奔走齊魯燕趙閒迄無所就其志遂衰乃益肆力於詩凡歷代名家罔不窺其精蘊而遺其糟粕風雨一編未嘗釋手歲辛丑以邑侯白明府聘修縣志與余共事蒐輯壬寅癸卯主講昭潭書院舊雨新詩

纏緜往復。余既序其雪梅初集。鐫以問世。茲復遙寄雪梅後集。暨湘中艸屬序於余。披讀之下。見其格律神韻采色寢寢乎盛。唐遺響而抒寫性情處。皆有真氣行乎其間。較之前集。又進一格。余不禁心醉神怡。爲之圈點。讎校焉。而猶以雲山閒阻。不獲常晤爲悵。不意西巖近有山左之行。取道湘潭。訪余於又一村中。余見之。且驚且喜。以爲自天而下。遂畱飲縱談。每讀其詩一首。則浮一大白。蓋性情之感。淡於肺腑矣。獨惜西巖時將東下。恩恩就道。相晤不知又在何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昌黎云。老大思故友。予固不能忘情也夫。

拗柴胡氏族譜序

聶燾

往館茶陵有謠者曰打條鐵鋸八尺長日日夜夜伴鬼王此事  
若要全民命尋到西門胡德祥余聞其語而悲焉胡德祥何人  
哉能全民命若是今年來主昭潭書院講席得拗柴胡氏譜讀  
之所謂胡德祥者魁然在焉遷長一世祖也蓋公以武功起家  
奉調繇閩而克而豫而楚而茶陵作萬夫長督城役恤工力民  
命獲蘇事在元末明初迄於今四百餘載矣而民間哀述歌謠  
若是自公而下道權道衡胥宇拗柴甯厥幹止世修耕穡九世  
君顯春濤兩公用儒術噪膠庠十世弱生公以老諸生訓家塾  
是生敬亭十一世敬亭文登賢書宰滇南膺上第擢刑曹十二

世奉庵孝廉繼之其他列弟子員作太學生入明經選貞岷者  
逸數難更僕從吾游者心廣心悅順德後來之秀也十三十四  
世矣綜十四世而上至於有宋大儒致堂茆堂五峯又上至於  
文定繼承幾何派衍幾何不可考也何以不考譜失故也而談  
譜學者且曰舜胄闕父備恪封陳是爲胡公諡而胡又曰胡周  
同姓國春秋時曾與楚子會申伐吳今潁川西北二里許有胡  
城遺蹟國而胡則未知拗柴受姓虞歟姬歟諡歟國歟又孰從  
而考之哉蓋運遘滄桑圖籍散佚世家巨族昧其古先後有仁  
人孝子博雅明典故者從而釐訂之徒付之無可如何其爲可  
悲可涕大都若是顧吾於此則重有感者譜生生之道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民命攸繫。秦漢以來，邊疆喋血，糜爛生民。其閒虎臣爪士，殺人邀功，立殞厥祀，不可勝舉。其最酷莫如始皇，無定河邊死骨，入夢長城，髑髏日暮飛灰。驪山之役，三泉銅機弩構，後宮填工匠，閉望夷赤族，再世斬絕。天道好生，作俑殄嗣，豈非事理之彰明較著者哉？而德祥公以匹夫經播越，作萬夫長，督百里城，惠及一州，報垂萬禩。縣縣繩繩，昌熾逮今。樸者茂者，跽者躍者，充周拗柴，芴及他邑。後且日引月長，巧歷莫能算焉。人之爲善，果何負於人哉？夫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重義也。公葬茶陵西郭，田夫婦合塚，茶人哀公弔公謠公，必能以柳下季壟待公，而歛歔舊德，不忘肇遷，修墳墓，勤祭掃，派公費。

垂不刊與茶人通奕世好者拗柴後人之責卽今日重修族譜之第一義也余旣喜讀拗柴譜得按公之實蹟而又有感於民命全活之謠也故因序而并致其惓惓者若是

拗柴胡氏族譜後序

聶燾

開拗柴者誰胡公德祥也。譜拗柴者誰四世顯隆公也。譜失與族人續修者誰今奉直大夫致仕歸田敬亭先生也。先生承其先贈公之學。文章德器經濟出處。有曜於時顯矣。聶子序譜反覆德祥從胡也。微顯闡幽之義也。雖然亦有未容概論者。蓋讀先生所自爲序而有味乎其言焉。吾楚杜于皇先正之論曰。風俗之敝也。士大夫交游滿天下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乎高曾。余嘗誦其語以自警。抑復別有怪者。交游滿天下。卽通譜於交游中。姓同而貴顯之人。扳附華胄。稱謂不倫。狄棐蔡嶷徧地皆是。其爲可恥不待言矣。若乃文章及高曾而

高曾反因文章以晦。是又自欺其高曾。而無以爲來者勸也。大抵高曾而上。風氣淳厚。衣冠笑語。動循古處。後之人厭其樸且陋也。爲之雕琢。瓌辭妝點。風雅陸海。潘江相望。冊書以爲吾家文章。自上世以來如此矣。至於勤儉質實之行。則淡諱不冝言。謂此何與文章事。且吾既能文章矣。而不以文章潤色。祖若宗乎。子能以文章潤色。祖若宗。而祖若宗。不且曰。子有後。足掩子拙乎。嗚呼。是陽爲表彰前人。陰則菲薄前人也。是劉宋世祖之所以訕笑乎先帝。而後梁朱溫之所以誇耀於母側也。文章之道如是乎哉。世之以文章及高曾者。有不如是乎哉。且夫族譜之興。雖由於季世。然千古以來。善譜祖德者。莫過周公。豳風無

逸諸篇述先世創造之艱力作之苦勤勤懇懇能使嗣王之蒙業而安者瞿然覺蹶然起焉。後世立言君子思以文章及古先當以周公爲法始爲不誣。茲讀先生所自序曰。開基以來世守忠厚人務耕鑿。味其言上合經訓矣。其諸幽風無逸之遺意歟。先生系出安定。碧泉隱山之間。文定公祠墓歸然。經學相沿流風未墜。固然。而吾鄉風尚近趨浮靡。湘潭地雜五方。商賈所集熏染尤易。敬桑梓者有從先進之望焉。得鄉先生之篤論而服膺之。則高曾典型比戶。祝風俗之成。坐進於古不難矣。豈直一家譜牒之私談云爾哉。故因前序之所未竟而廣其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重刻文選補遺序

昌熹

余少讀史好撮先正名論鈔置卷端漢唐以來得陳氏仁子之說爲多丙辰丁巳

天子開博學鴻辭科四方應徵辟至者駢集京師余時以進士畱都門與其淹雅知名者游叩所以備顧問者則篋笥錄貯半載仁子之說實亦未考其爲何時何地人也癸亥春來講學茶陵書院客有以陳氏重刻文選補遺見眎者展覽原序乃知仁子卽吾茶陵東山之同備先生而此書者則因元革宋命隱居不仕杜門著述之一旣自愧見聞短淺於桑梓文獻尙昧考究又以歎先生後裔之良能收藏先世圖籍廣刻行世以昭祖德以惠來學其用意最淡遠也後裔者州

中耆逸文煜暨弟文爐文熾也。文煜席豐嗜古。刻此書既成。越  
四季下世。文爐繼之。余皆未識。文熾樂與賢豪者游。遣子光堂  
來學。余嘗略舉此書之所繇傳。與夫傳之所以得其宗者。指示  
之。光堂遂偕文煜之子言來。請畢其說爲序焉。余曰。補遺之傳。  
因文選而傳也。文選遺所不當遺。則補遺補所必當補。咎之人  
已論之矣。顧余之心。折先生者。則不第在選文之精當。而在持  
論之嚴核。蓋先生宋人。而此書之註。多采宋儒粹精之說。列於  
前。因以己意闡推於後。就宋儒中。又折衷朱子爲多。觀其首卷。  
冠以詔誥。卽引朱子云云。以正仲淹之疏。其他各篇。雖未盡然。  
而考厥名氏。多爲朱子師友。淵源所漸。好尚如此。宗主如此。豈



無所致而然哉。考先生之生在乎宋季。州志第劉漕舉學校志紀爲進士。家譜亦云景炎丁丑進士。俱未詳其生季。按景炎丁丑宋端宗之次季。越四季宋亡。前乎端爲恭宗。未二季北狩。又前爲度宗。僅七季。則先生之生必在理宗之朝。去朱子卒時不過二三十季耳。理宗固崇奉朱子。而真魏大儒。又遞相俎豆。大爲表章。其時朱子之書已昌明於世。意先生必信之。深好之。篤反覆沈潛。匪伊朝夕。義理旣充於中矣。而不欲用於世。爰偕是書以發之。自秦漢迄齊梁。上下數百季閒。理亂興亡。邪正得失。準理規義。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絲毫爽者。嗚呼偉矣。而昧者尙瑣瑣然以文選求之。至目爲蕭氏功臣。是且降先生於昭明。

之下。眇註義於五臣之班。固先生所夷然不屑受者。不然以先生之抱負非常。當元世祖信用儒術之日。出而紆青曳紫。豈不居然號識時務之俊傑哉。而乃闕蹟林泉。提衡今古。澹然沛然。若是。無論他人。卽亦豈同時許魯齋吳草廬輩之所能及哉。咎朱子當高孝光甯之世。念念欲爲國家復仇。每好讀出師表。及不見大用。懷歸念切。好讀歸去來辭。今先生於出師補入後表。於淵明詩增選多篇。此皆非蕭民主臣所知。而別有所宗。曷宗乎。非朱夫子而誰乎。然則自此書而外。如所著文選續。牧萊陞語。迂楮蕪說。唐叟卮言。韻叟諸篇。世雖罕傳。其大指可臆斷矣。抑余更有論者。先生旣知宗主朱子矣。而註中所引。或稱氏或

稱名會不若當時金人猶知稱朱先生者何也蓋其時去朱子未遠先生意在極力表章恐遐陬僻壤小生豎儒拘於僞學之禁尙有不能巨飲芳名者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提其目而灌之猶之聖門弟子曰自孔氏爲孔某云巨今則婦人孺子皆知有朱夫子矣且匪獨此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佗君佗師每

諭廷臣謂萬幾之餘未嘗廢朱子全書煌煌

天語稱謂之

崇加師弟然非示冲懷昭道統也然則草野箸述尙於朱子稱氏稱名可乎故在原板者可仍其舊在重刻者宜改稱子此雖面質之先生亦必濛許以爲然者因序并及之用以備端人孝子之采擇焉且以明余少時卽知景尙先生者所繇與應博學

鴻辭者異

宋五子之稱在明元以前原無一定康熙五十四季周易折衷成而箸書立言家始有遵守矣原板於朱子稱氏稱名自無庸議重刻改稱子亦宜於凡例中述明之以見子孫無擅改前人傳書之意附及以質陳氏後賢

胡敬亭先生

潼商兵備道張公三次陝關內監試序

鼎燾

明以前鄉會闈無內監試。本朝康熙十八季以御史爲之止於京畿。乾隆元季徧及直省。定例同考薦卷呈內監試驗。明轉送主考。有弊卽行糾參。同考不以佳卷薦。主考會同內監試查。明顯參。是內監試之設。統同考主考而關防之。責綦重也。乾隆庚午例。屆鄉試。陝中當事以內監試請。大中丞陳公慎擇其選。周視監司中。謂。莫如公宜。越壬申。癸卯兩科。舉不能易。故公自蒞任以來。充內監試者三。秦中號稱得人。僉謂公之力。夫公無衡鑒之權。去取之任。而謂公之力者何也。則有故焉。庚午闈中同考多。以能文自負。甫展牘。不耐駐目。或編其詞句。佯笑。府公

獨正襟危坐若爲弗聞也者。而不足之意輒然見於面顏。主司  
動容起敬。同考退而規戒自此各矢恭謹。一以按羅爲事。凡呈  
卷公必細閱。陰記可否於各房號下。卷佳而多者識以圈。次則  
點。下者直。咸惴惴然以不得當公意爲恥。至爲語曰。薦不好監  
試。惱其嚴肅縝密如此。是歲苦旱。闈中眈甚。公神思靜穆。忘其  
炎燠。公餘手自箸書筆翰如流。黎明卽起。夜分始寐。無鉅細悉  
躬親。終事無少倦。論者謂公心細而神足以周之。非可勉強而  
致然也。公旣總覽全場薦卷。悉其風氣所趨。知全璧之難多得  
也。棄瑕存瑜之在所選也。有司久於簿書。旣未能盡文字之變。  
而風簾官燭少。縱卽逝。又勢所必然。宅心不可不寬。而操鑒不

可不慎也。爰於壬申闈中作詩示同考。首云當季結綬洵源濱。曾附掄才兩問津。爨爨采珠堪照乘。況逢棫樸數三秦。次云刊來珉石方呈玉。汰去浮沙始認金。甘苦諸君俱領略。好將鄭重副初心。一時屬和成帙。至癸酉分校。雖非舊員。而公之意旨咸知。祇承間有書其詩壁間以當座銘者。夫人經季誦讀。辛苦場屋。思一當有司目。而投非其房。重遭按劍。得憐才者。憫其勞瘁。捉操鑿者之目。而警惕之。雖不見錄。亦屬心平。況乎朗照之下。物無遁形。今茲賦鹿鳴而去者。皆太萼河渭之英哉。然則事循其本。功歸所自。不以爲主考同考之力。而以爲內監試之力。公亦安得辭耶。公世代科甲。自大司馬而來。五世鄉會墨暨所傳。

橐經韓慕廬方靈皋兩先生精選行世。治科舉業者咸習之。大父宗伯公典學江南。所錄盡一時知名士。海內至今稱宗師之賢者。必曰樸園先生。公宰滇時。癸卯丙午兩次同考。最名得士。主考來陝者。皆以前輩禮事公。庚午闈中主考李都諫呼公曰季祖。蓋公康熙己丑進士。歷今四十餘季。與李穆堂先生同季。穆堂都諫祖也。公居恆本儒先之學以教人。舉循良之績以課吏。其監試之慎。又如此。亦可思公之用心矣。燾侍公几席久。知之悉。故序之。公姓張名坦。字士安。號易庵。直隸磁州人。



二嶺遊詩序

晶 燾

負才未遇者。能自憐其才。因能憐人之才。簡兮之詩曰。碩人俶  
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能自憐其才也。有杖之杜曰。  
彼君子兮。噬冒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能憐人之才也。吾友  
張子度。西二嶺遊詩兼之矣。夫士具千古識。出而持鈞衡。典選  
中外。使人物高下各當其職。本其優爲事。原不區區以衡文見。  
卽以衡文論。亦必專主試席。總裁羣彙。使海內能文之彥。趨走  
若赴玉帛冠裳之會。而文風之轉移。依之。顧乃棲人幕府。嫁衣  
之俗。只爲他人。其中固有不能自喻者。又以己之塞憫人之屯。  
意天下積學能文之士。絀於庸有司之目。甚且困頓童子場中。

必有百倍於我者。按羅之切發爲吟詠。二嶺遊詩所爲拳拳也。遊僅四十餘日。得詩六十八首。比賦雜陳。興會各寄。而自憐憐人之意。時流露於行閒。其所尤致念者。曰南嶽曰杜韓。夫南嶽開闢以來。絕大詩題也。杜韓三百篇。後絕大佗手也。張子之詩與之輝映。其工甯待問耶。余讀張子詩。歎其有力如虎。評而出口。之以志中心之好。

紫峴學博才雄。二嶺之遊。余恃愛折柬相招。顧乃惠然冒來。詩文相賞。極一月之樂。方期別商箸述。而紫峴旋賦鹿鳴。干青雲直上矣。自憐憐人。必有大展其夙抱者。余與環溪蓋有同望云。蜀東呂彌節識。

周禮注疏折衷敘

黃澍綸

唐哉皇哉天以自然之理理萬物而錯綜參伍成變化行鬼神  
經經緯緯於無終窮也禮者天理而已天所不及垂象示法穹  
窿爲章焉按星經叟天官書壹切兵農刑政爵祿祭祀莫不有  
辰宿主之聖人恢張制度以治天下此周禮之所爲俗也古往  
滔滔訓詁家執見相仇不有聖人是惡知禮意其間一或不得  
委諸如甌脫曲遂戈矛之私則力庸峭其說世惟聖人折衷聖  
人曰孔子是也讀聖人書能以聖人之心折衷聖人書考亭是  
也何休輩哆哆欲何爲囂然以陰謀屬六國意不過謂法密於  
古而已嗚呼天之所以理萬物何如者或疑此書爲公草勘而

未成是說亦非公久佗家相肇造函夏知營形折未有不實見諸事而僅託之空文率爾筆墨儕於淺夫而林孝存且曰瀆亂不驗是與何休皆欲以黃老之術易天下嘆喏能警孺子識者比之鴟音聒目况復有巨卿蘇綽荆公其人而瀆亂陰謀之禍次第佗鳴虜是書可一日不折衷於聖人哉以攷工補冬官漢儒雖陋然未可輕議觀其獨詳車制或如殷輅以配四代之政云爾服牛乘馬利天下取諸隨意者其然歟必亦公書非漢儒贗迹周禮明晦繫大治亂余流覽諸子百家文中子固子輿氏後升堂士一言蔽之曰運用天理爛熟可謂能讀是書者矣是書禮之綱領也惜詮家恂恍王制又多不合即五物九等明白

顯易若斯。攷楚蔦掩書土田注與太玄九地高下皆齟齬。三農之釋箋疏角牴。安得盡如朱子詩傳以上中下爲斷。九拜之辨字義騎牆。安得起古人於今日而問之。若歐陽氏若陳氏若胡五峯則疑其官。若蘇穎濱又吹其毛。是莫不欲拊輅一鳴牢不可破。衡湘胡君毅川學問高朗。涵養深醇。教誨攸卮。諸生咸蒸於道。精研此書。顛曰折衷。知其滿腔天理。蚤已爛熟。無所天闕。故發凡起例。俾此書渙然冰釋。猶辰宿之麗天。雖殘闕所在亦不異無名小星。自彌綸於五緯。二十八經間。其一切兵農刑政爵祿祭祀之大。天下萬世實利賴之。君可謂獨攬天德王道之全功。不在考亭下矣。余嘗備員史局。樂得郵寄數言。以弁於簡。

端云乾隆歲次己未嘉平月

葉秋章家禮約鈔序

朱色

非天子不議禮矣。然自繇蒞以來。歷漢唐晉宋元明。其天子所  
議者。率訂定於儒生。則禮尤儒者所宜急。顧謂

聖人在上

式玉式金。煌煌照人耳目。託宇下者。卽不必更自究心矩度邪。  
且儒者所定。見採於國爲國禮。而家不得私。如曹褒新禮。下逮  
王儉沈約辛彥之。暨唐之貞觀顯慶。開元諸禮。宋之開寶諸禮。  
大亨明堂記。太常因革等禮。雖皆定於儒者。而實不敢自爲書。  
是也。惟吾先文公家禮。則家得私之。雖明成祖曾以載性理大  
全。究亦未嘗禁儒生別有專書也。夫朱子慮國禮之不能徧諭。  
故定爲家禮。儒者將修身以齊家。因以獻於國。則家禮之講習。

其可以不篤乎哉。嗟夫！自朱子著家禮，至今將千餘年，中間又經元明大儒訂定，散布海內，冠昏喪祭之宜，宜其家敦而戶曉矣。乃以余所交文章歌樂之士不少，而送死大禮，往往棄而用僧名，父母爲罪鬼，以求超拔，告之以禮，且悍然服纓，而與吾爭背。國典歟，抑家修之未篤歟？獨葉子秋章於家常日用，一遵朱子，而冠昏喪祭講之尤詳，蓋秋章殫心程朱之學，身體力行，洞見本原，而儀節之嫻，猶其淺也。秋章近棄舉業，家居教子姪，皆彬彬有禮，暇復取邱氏朱子家禮斟酌時宜，悉精妙不失考亭遺矩，秋章真古儒哉！惜也！其說尙未見采於當事也。曷待之。



也園詩序

朱色

陳鐵崖既歿之明季。其弟賓谷子痛其未有聞於時也。將板行其所著詩而屬序於梅膺翁。梅膺翁曰。詩必窮而後工。此歐公故爲之解也。究之詩本窮人。何言之。詩者性之靈也。不靈則不工。而不窮則靈弗出。今有人汨於功名。汨於身家。則所言者功名身家之語耳。鄙矣。若其下者。汨於奔競逢迎。外服儒冠。志在飲食。含靈龜而觀朵頤。蠅營狗苟。是其心剛而視之腐矣。靈云乎哉。夫以腐穢之心。苟效顰爲韻語。是爲廟中籤爲市兒唱爲喪堂夜歌。適足使達人噴飯耳。若出於性靈。則不然。其聲清越以長。且豔如四時之變。其臭香。其味辛。其入人也。足以鉤其天

而使之油然不能自己雖然欲其靈斯不得不窮不見夫浮屠  
乎自阿難而下靈濟普賢之屬皆心目既感慈悲乃發斬六塵  
除五賊至於磨甄爲鍼老死巖壑皈依不二然後乃證道妙今  
實心爲詩者亦必三百篇爲最上乘以漢魏六朝唐宋人爲五  
百阿羅漢與之寢處傲慢放誕神與天遊而世之所見而檢社  
以爲溫飽者皆其所屏棄而不屑鄙蓋曲欲其高和欲其寡不  
高不寡不寡不高寡矣高矣窮矣而詩人者方且囂然入經史  
窘坐諸子窟臥百家峯歷奧區趨廣路受諸般苦惱當是時左  
把李蘇右拍陶杜噓然一嘯金石之聲發於窮巷所謂五色毫  
光出於胸前卍字則所飽者在烟火外又安有屑屑焉計身世

之窮邪。然則有富貴心者不可言詩。有功名心者不可言詩。至其齷齪卑鄙孳孳爲稻粱謀者。又烏足與言性中之靈邪。嗚呼。此陶靖節杜少陵李昌谷溫乾黠石曼卿楊廉夫徐文長陳鐵崖之屬之所爲甘心以窮而死。與夫鐵崖學贍才敏爲恪勤公冢孫鴻臚學田先生令子也。使汨心於功名富貴。何難哉。何難哉。乃卒以窮死。則以詩之故也。詩工矣。悲夫。

河奴卒以顯其眼以輔之姑以精工矣蘇夫

之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功過格序

宋 色

曩者先君子以色學不加進。每教行了。凡先生功過格。當不以阿蒙終。余以先人家學在於正心誠意。而誠正之功。則在格致。余物之未格。安知吾之所行果當於物邪。吾知未致。安知吾之所行果無戾於知邪。於是束其格不觀者。迨三十餘年。鬢坐白矣。而所學無成。猶故吾也。夫以庸下之資。越求高深。宜無所就。獨使先君子厚望卒未一慰。其罪豈止以千百計哉。里中劉君經翁先生。富而篤於善行者也。往歲旣錄趙恭毅慈航一書。近復鐫了凡先生功過格。則又獨善而思兼善者也。乙巳余客湘鄉。荷鄧示所刻。余以三十餘年未觀之書。展閱竟卷。始知裨益。

吾儕庸資不少。昔昌黎子箸書俟之五十以後。以年老而見定也。余以少年浮慕。薄父母沈實之教。爲不可從。迨其信之而去。日苦多矣。可勝慨哉。獨是經翁素封。甲於吾里。嘗見有餘之家。最易琢喪而陷於不知。如剝削佃農零碎。起派困勞。家奴寒暑不憐。或縱淫而污女奴。或恣殺以取異味。或阮人田山故意不買。或愛人田宅巧計陰奪。或炎涼骨肉。或欺侮孤寡。或倡騰穀價。或暗幸年荒。或重金交官府半文不濟貧親。或衣物贈梨園。一勺難饒匠作。甚者倡演秋戲。招匪類以害地方。競事驕奢。作無益以媚婦女。是皆利令智昏。自以爲無妨。而不知其過之大。而莫贖也。先生旣篤於功過之書。其於世俗富人之常過。諒亦

奉書而猛然醒也。然則先生之滋福裕後，豈有量哉。余既自愧  
遵循是格之不早，而又感於厚貺之神益宏多也。故敬述管見  
以弁諸簡。





湖南文徵卷六十六

湖湘後學集編

序十一

重刻東溪詩集序

楊河

宜之爲文獻地也舊矣丙子上憲纂修省志檄下郡縣搜取名人著作余聞故明大司徒宗周鄧先生有東溪詩集歲久殘缺其八世孫林桂徧搜而手錄之因校其次第而急爲申送且勸之授梓林桂曰是某之志也夫工將竣而屬敍於余夫詩發乎情者也情動而文生天趣洋溢不求工而自工詩乃至焉徒侈富麗競新巧以悅人觀聽者其若俳優乎大雅鄙之昔河汾子

論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亾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而浚病夫李百藥之論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至默然而不荅噫夸富飾巧詩非不工母乃非三百之遺意歟

此可以讀先生之詩矣嘗考明詩洪永以來沖融演迤不事鉤棘一變而何李之流專事摹倣再變而鍾譚之說惟務艱澁先生處宏正閒含和吐休率吾情而盎然出之華實弁茂旣不襲同時崆峒之迹亦不開後來竟陵之風無心求工而天趣洋溢其於河汾論詩之旨殆深有合焉余觀全楚山川昔稱才藪當明初以及中葉成祖時則有楊文定夏忠靖孝宗時則有李文

正劉忠宣皆以文章飾政治。而其在嶺南山高水駛。中州清淑之氣。每鍾於茲。維時鄭大司馬以忠節顯名。既而先生繼起。勳名爛焉。且聞其學問踐履。一本於忠信。故終始不移。險夷一致。坦衷正氣。豈獨於詩爲然。然卽其詩亦皆真情自達。不苟悅人。宜雖邊徼樹功立言者。不下於楚中諸先生。其爲古文獻地。不信然邪。乃者重修宜志。余謬膺編輯。載筆之下。大懼文獻無徵。無以興起來學。今獲讀是集。深幸先生之後人。能苦心搜錄。既以獻諸上台。復俾傳諸來世。後之徵文考獻者。讀其詩而其人。之性情見焉。其亦可以興矣夫。

文粹前集其亦何以與夫

以禮節上白與幹爵世分多難支幸煇答曰其前而其人  
無以與世來學今整前以與世幸來世之與人誰苦亦與世  
前然取以善重初宜志余焉謂謝海蓮華之丁夫野文與世  
宜撫藝坊樹也立言責不干位中條依坐其欲言文則以不  
世更五孫燈圖然精微然然明其精亦皆良辭自教不若與人  
言職且固其學問與錄一本故忠言詞絲故不殊劍夷一燈  
文於詩論似茲然和禮太同無以忠而與言也而衣主樂然  
五從忠言詞也及禮如白而其若爾南山高水聲中與高

楊梅冶主政詩序

孫良貴

楚詩至今日而衰極矣。微特腐儒衰官。天趣之日形。豪索也。卽有才俊子弟。而皆先束縛於帖括。繼馳驟於儷駢。百夫浹拾矮人觀場。韻聲莫諧。遑問壇坫。以是百年前人謂詩衰於楚。今直無譏焉。而衰乃真極矣。極則窮。而久蟄思啟。意必有老成宿望之士出乎其閒。爲之主持。而提唱之。而後一二舊胄。先爲尊信。漸以浸淫。夫窮陬委巷。春風煦徧。而吾又未之見也。閒有聞焉。大都僞體日親耳。譬猶調琴者。專下死指。真響弗宣。病同豪木。乃知風雅之道。盛之所開。不在冥搜。仰屋梁。其性情有大過人者也。余蓋博觀夫故國三十餘年矣。獨見楊子梅冶。梅冶之詩。

高者法少陵。次亦不失宗。鹿門宋元而降。姑舍焉。何其盛也。或曰。梅冶舊胄也。年等終軍耳。乃能讀盡先世藏書。宜其事半功倍耳。然吾讀少傳。太傳。兩公奏疏方略。嘉其忠而悲其遇。惜其爲詩多不傳。又家宰文敏公。天下以不得覩其相業爲憾。其所表樹亦實被於天下矣。詩獨無專梓。豈其文章以事功掩哉。計安社稷爲悅焉耳。今梅冶廕郎官不仕。崛起而爲三唐之詩。以振楚杜孟而後。八百餘年久衰之緒。謂非性情之用。一往而深。躁競不撓。獨形清妙。其中有大過人者乎。不然何其妙齡華胄。清儉自怡。顧克如是之下筆有神。而詩律彌細也。余交梅冶久矣。見所作古詩近體三千餘首。茲所裒而存者什之二三焉。其

廓擇之慎何庸詞贅。惟念明詩三變，愈變愈遠。吾楚鍾譚以偏師躡之，天下響應。今國家泰運賁隆，梅邨新城既往，處宜盛之時，而開方盛之局，其竟無人焉。緣性情之真，而導一代風雅之趨者乎。杜甫孟浩然之鄉，真聲寄焉。梅治豈有意乎。余不復求諸老成宿望矣。行將鳴其盛，勿悼其哀。

案梅治名植，秉武陵太傅元孫文敏公超曾之次子也。文敏長子玃，字元勇，七歲通五經，二十二歲卒。所著書凡五種，九十餘卷。植秉三十喪妻，不再娶，不置妾媵，著有妙泉初稟。當卽此序詩也。楊氏門才之多，行誼之卓，科名之盛，歷久不替。如此，此豈可得之陰險媚嫉誤國庸臣者乎。植秉子孝驥，舉

於乾隆甲午官江都令孝驥孫禹門寄籍湘潭舉於同治甲子。子。岷。太傅九世矣。汝懷附記。



我山草堂文集序

孫良貴

昔者商邛侯方域翩翩佳公子也其爲文馳騁縱橫以盡其才  
達其學而終軌於法觀所成就雖蘇子由見伯仲焉而元明諸  
子可知也其述子瞻之言以論文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  
也風之所以廣微無閒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故  
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  
之所不及也予讀國初諸名家文鈔而知其故焉有主八家  
之法者有主明理者有主練局練格者上者乃元文之最高下  
則明文何李所濫觴其瑕瑜不容掩矣此外處士集中忠孝灌  
灌自成一家言者王猷定杜濬也而黃宗羲陳祚明亦多可喜

者焉。惟侯方域矯矯行空，有諸子之得，無諸子之失。上紹唐宋八家，下超乎元明八家，得風之氣，淒忽而不可禦；得水之質，凝成而莫能割也。三十年來，二三老成記醜而博，頤指氣使，其爲文也，雜亂而無章，漫沓而無氣，又褊心恠忮，惡後起者之出其上也。擯之惟恐不力，亦自號召愚庸，指揮儕輩，覲然詡於人前，曰：吾文非貌襲八家，而攝吸其神髓者也。聞者掩耳卻走矣。其或後起奇傑，有氣之士，欲從而矯之，則又恢詭儷怪，雕刻牢籠，以明吾才之奇，吾學之富，究之其中，未必有適以形其茶然疲敝焉。而先正八家之規矩，倘越無復有存焉者矣。今乃從吾家浴溪兄得讀先生之文，而見夫熊熊者光也，未始不充於理，浩

浩浩者勢也。未嘗一詭於法。遽謂浴溪曰。熊熊者質之凝成。而莫能劃也。浩浩莽莽者氣之淒忽而不可禦也。而所以範夫氣而充夫質者。才之真學之裕也。才定於天。學成於人。二者具矣。而法莫能遁焉。先生之文。非近日作家之文。而國初十九子之文也。亦非直十九子之文。而八家中南豐曾氏一家之文也。東京才子。雖堪埒於大蘇乎。能奪同時諸子之席。必不能駕南豐子固而上之也。古文之法。其自先生而再見矣乎。獨計方域子以累葉巨卿之胄。生長雪苑名勝之都。隆其才學。攸翼以良友名馳列國。下及倡伶。策略萬全。出沒神鬼。順風而呼。張韓之事業。庶幾矣。天乃偏卮其遇。而俾之搶攘亂軍中。鬱鬱不得

行其志年甫及壯遽以死其視先生之遭逢太平以其閒適之  
身繇歷歲月所得於天孰豐孰儉提今衡昔不得以彼易此矣  
要其紹聞南豐裁僞體而爲功先正者亦不以此易彼也世人  
讀書稍有耳者皆聞夷門公子之爲今日眉山子瞻矣卽不患  
無目者閱先生之文又安得疑余稱名爲南豐子固之不稱其  
情也哉

廣東鄉試錄序

周 燾

臣竊惟唐虞官人之法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夫上之所以求賢與賢人君子之所以佐其上事功焉而已然下不先之以言無由自獻也上不先考其言亦無由知其能任事功而試且庸之也應制對策昉於漢武其猶古敷奏之遺意與隋唐而下仕進多出科舉然聲韻不本經術帖誦不窮義理識者譏之我朝加意作人監於前制定以三場取士試之四子五經性理以觀其學術試之策問以觀其才猷試之判以觀其律令試之詔誥表以觀其辭章使士之由此進者皆副其實而無徒務其名則薦之

鄉國登之。朝廷庸詎非明體達用之材。足以裨益治理而潤色鴻業也。與臣伏讀

聖諭有曰。近今士子故爲艱淡。矜爲俳儷。爭長角勝。彼此倣倣。文風益下文品益卑。有關於國家掄才鉅典。非細故也。煌煌

天語。唐虞明試敷奏之規。孔孟知言知人之法。胥包括於

聖明洞鑒中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蘇軾曰。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近世之故。爲艱淡者。其不能達者也。矜爲俳儷者。不能達而強爲文者也。抑不甯惟是而已。繫辭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注辭知其所陷。然則士之胸次坦白者。其決不務爲艱淡之辭可知矣。其行誼質直者。必恥爲俳儷之語。又可知矣。夫以坦

白質直之資而爭自濯磨益醇其學術擴其才猷於以明於律  
例而嫻於辭令則庶幾乎明體達用之才而國家收養士之  
報者於是乎在臣學淺識疏不克仰荷衡鑒之任然幸盛世  
文治日隆粵東雖遠處嶺海距京師近萬里而多士涵濡至教  
猶有能嚮往先正而凜凜焉以艱澁侏儷爲恥由此進而日上  
其才猷學術如唐張九齡明梁儲海瑞陳獻章湛若水輩將必  
接踵於斯時雲漢爲章壽考作人誠聖天子久道化  
成之效亦微臣所銜命忤舞而厚期諸多士也

如之及右以國似爾

命其後而以與爾之士

如爾之國

如爾之國

如爾之國

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其後如爾之國



送州牧管公臥郵序

周 燾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陳大中丞巡撫湖南吏輯民殷諸務具舉獨念茶陵州遠省會且當積弛後計闔屬廉能吏無出綏甯令管公右者檄公攝州篆薦諸朝將擢爲牧銓部謂非舊例尼所請茶之士民惜公之去而計畫無復能畱也曰茶與醴鄰近公宰醴且數年以儒術爲治其民耕者穫牧者蕃爭者息絃誦者聲相聞厥後以課最改綏甯醴之人猶思之不置茶久困非公莫能甦幸賢大臣念地方疾苦請命天子昇州民以慈父母而竟不免爲成例格然則茶與醴與綏甯其果有幸有不幸邪或曰是不爲不幸矣茶地瘠薄歲數歉每春夏閒輒仰食

常平倉穀近以下游需賑卹應碾米三千石遠輸江淮開公以  
州民待哺急且水石峻激轉運維艱白上憲懇請再四然後免  
民有兄弟鬩者兄忿甚赴府誣其弟有不軌謀所牽累數十人  
幾興大獄公時初奉攝篆檄策單騎星馳抵州躬自察視悉其  
妄諸被誣者得釋又以釁起骨肉量爲原減其人悔泣願復爲  
兄弟如初州舊有書院公始下車卽以文行勸諸生爲捐俸籌  
膏火士之觀感而興者甚眾公之蒞茶也不三月而實心實政  
可確鑿指者已若是若其操行之端潔聽斷之精勤尤未能更  
僕數公雖去茶茶詎爲不幸哉或曰中丞之薦爲州計也銓部  
不允正所以爲公地也茶僻且褊例非題缺不足以展長材而

公曾以前中丞薦入覲稱

旨記名以太守用

聖天子

畱意人材。又知公久宦楚南。與風土習行。擢爲吾郡良二千石。俾大潤澤於茲土。茶之食福者無窮矣。又奚以感爲。抑嘗聞古賢人君子之守其土子其民也。必行其生平之所學。而有以大愜乎民心。故其民敬而愛之。至則喜而去則悲。若侯霸寇恂輩。所在遮道攀轅。史不絕書。然歷事或數載。近猶期歲。日浸月漬。民與上相習。不忍恣固。未有泣任。未三月而民心惓惓不能釋。如此者。此非獨茶醴鄰近。聞風嚮化之日久。要以公之德教入人深而感人速。大有異乎時俗之爲者耳。



瀚瀆徐氏譜序

黃玉衡

余蒞宜六載。延見邑中搢紳先生。暨知名士眾矣。嘗爲兒子輩  
擇師。得徐子聞融。徐子砥行績文。華實相副。信所稱粹然君子  
人者。一日眎余以所輯家譜。且乞弁言。余展閱再三。竊歎其敦  
篤於宗盟。而尤矜慎於秉筆也。徐子號宜荊甲族。前明宏治朝  
首輔文靖公相業焜耀史書。歷今三百年。簪纓接武。泮溪門望  
視蘇之崑山松之華亭湖之德清。無不及焉。乃若其同源而異  
派者。則別爲瀚瀆。瀚瀆者。聞融之先世也。按譜泮溪祖伯祥公。  
瀚瀆祖伯玉公。兩人兄弟行。由其先來自鍾離。世居梅林里。當  
元至正末。明太祖怒富民楊氏之貳於張也。族誅之。伯玉故楊

氏壻匿其孤事發捕繫金陵獄禍且叵測族人各駭散梅林爲之一空時伯祥亦更姓曰王徙泐溪以免一傳爲瓊州公始復姓又再傳爲文靖公泐溪之徐滋益大而伯玉依倚中山王獲減死論戍後以弟某之代行也獲畱旣乃徙瀟湖之瀚瀆厥後或分散他州縣久之復歸與泐溪益曠隔而門望亦雅不逮物莫能兩大固其勢然乎然今萃然處瀚瀆者亦且數百家聞融特秀出爰仿唐花樹韋家及宋歐陽氏蘇氏法譜其世系不使一本所衍泛然相視如途人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三代以下宗法廢而譜學興譜故宗之遺也於是可得其用心之所存矣抑更有進者氏族之重肇自魏晉閒至唐而彌甚李

必隴西崔必博陵鄭必滎陽他率類是一時士大夫競以門第相誇尙甚至捨其自出之祖影附名流華胄遙遙貽譏識者如郭崇韜之拜汾陽墓者豈少也哉今瀚瀆譜沿流溯源斷自伯玉公始此下絲牽繩貫尊卑疏戚一望了然無論崑山華亭德清諸派槩不敢及卽同邑同宗確然可據如泆溪者亦各自爲譜另出單行期無失乎古人紀近不紀遠之意矜慎若此可傳也已余簿書之暇時問俗於鄉嘗道經湖濱徧眺岳亭諸野見夫溝塍繡錯煙火交通生茲土者或士或農大都謹飭馴良去古風不遠顧而樂之歸語徐子徐子曰此卽吾宗人聚廬處也自古地靈人傑久鬱而不發其發也必奇余聞徐子世父聖游

翁擅名詩古文辭。克武邑迦陵檢討。訖艱於一第。今徐子旣以文學顯。而宗中後起之秀更不乏人。勢蒸蒸日上。其將與泖溪氏代興矣乎。爰題其譜而歸之。弁以爲勛。



倪女士篋存集序

黃玉衡

篋存集者。陽羨徐生魯璠繼室倪女士之作也。女士名瑞璠。宿遷人。自歸徐氏。至陽羨邑中。士大夫以其博學能文章。工吟詠。因仿古不櫛進士埽眉才子之意。而以女士稱焉。又嘗自傷其才而天也。臨沒時。將生平著作悉付之火。僅餘篋中詩數卷。徐生檢而藏之。名曰篋存集。余承乏茲土。識徐生。一日生攜是集。請序於余。余覽至終篇。覺其瑰奇絕特。盤鞭橫空。烈烈有丈夫氣。幾忘其爲閨閣之作也。因悚然異之。閒考依古以來。婦女工詩者夥矣。卽三百篇中所載綠衣燕燕。日月終風。以至柏舟載馳。河漢泉水。竹竿諸章。或興或比。或賦。雖發乎情。止乎禮義。然

皆一望而知爲女子詩。其他宮人媵妾游女思婦之作無論也。降自漢魏而後如班姬之怨歌行。蔡女之胡笳十八拍。徐淑則蜀箋寄憾。蘇蕙則織錦傳情。雲飛雨散。情感灌夫。拂杵調砧。悲陳闕下。此皆不過寫其離憂發其愁憾。所謂女子善懷固其常也。卽有身處通華。矜玳瑁之千函。表瑠璃之萬卷。而風雲月露之吟。終不免傅粉薰香之氣。若夫側媚淫哇。更不足爲大雅道矣。今觀倪女士集。緣性著情。因事立義。如水流山峙。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如老儒宿學。自道所得。如對執法御史。鐵面冰心。凜凜乎不可犯也。故其紀游諸什。自幼依舅氏於睢。後隨夫子南歸。涉黃河。歷大江。過金陵。覽山川之壯。

觀窮幽遐之奇趣。所到勝地發爲高歌。有蕭然物外遺世獨立之思焉。當其讀書懷古。往往升降百代。低昂人物。罪奸雄於既死。弔不朽之孤忠。所謂詩有史意。其在斯乎。卽賦物懷人。贈別諸詩。亦必渾乎禮之所宜。凡諸謔柔媚新聲豔詞。斷不屑一出諸口。徐生本寒素。而女士則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絕無怨憾不平之致。稍見於行間。古人云。詩工於窮。至於窮不言窮。其爲工更何如也。女士幼聰慧。讀書數行下。几經史子集。無不博覽。并嘗肆力於古文制藝。此其志曷嘗以女子自視哉。向使天假之年。則曹大家之續漢史。韋宣文之隔幔授徒。未必不再見於今也。何乃自傷命薄才實誤人。盡焚其製作而齋志以

沒所存詩橐特餘技耳。噫其可哀也已。昔樂昌孫氏善爲詩。適  
進士孟昌期。一日焚其橐。謂才思非婦人事。自是專以婦道治  
內。然白燭詩猶聞傳人口。余獨悲女士有孫之才兼孫之德。而  
無孫之命。徐生則皓首窮經。又不能有昌期之遇也。益爲之慨  
然。余感徐生意。記數行於簡端。以待後之采風者。使見女士誠  
巾幗之須眉也。至其夢白之吟。女士或別有寄懷。而或者遂以  
謫仙擬之。此則余所不能知矣。

送贊府黃公歸南昌序

黃玉衡

余嘗博觀商周賢士大夫暨秦漢晉魏以來諸豪傑有志之士其處也有守其出也有爲相時而動動而不囿見幾而作作而不滯上之德成名立次亦不失爲寡過其行其止綽然自如未嘗不歎古人不作服古之士所當嚮往而私淑之也宜邑贊府黃公名憲鯉南昌人沈毅簡重不苟言笑服官時曾宦西土若干年以公罷歸里癸酉冬出爲宜興長吏時適余宰宜邑舟中把握見其仁厚有長者風心竊異之已而值大工馳驅王事相與鞠躬盡瘁無少懈明年余因公卸任逾時公亦告歸文甫下隨命僮僕促裝遄行囊橐蕭然慷慨就道邑中人無老幼莫不

祖餞。余因嘉公之賢而有識。而又以悲。余遇之多艱也。方余承  
值大工時。金盡能索。日與公徘徊於巉巖疊嶂間。遙望故園。憾  
不日飛千里也。迨工竣。余退。越年餘。公尋歸。而余仍淹畱旅舍。  
奔走風塵。瞻顧同人。歛歔欲絕。其視公進退咸若者。相去若何  
也。邪。余旋見公解纜後。乘風破浪。遨遊於三江五湖間。理亂不  
知黜陟。不聞雲山縹渺。騁懷極目。雖古之豪人達士。何以加茲。  
由是赴洪都。返市汊。故舊盈門。親朋滿道。或促膝敘故。或抵掌  
談心。祖孫父子聚順一室。雞犬桑麻。遇物怡情。當斯際也。其樂  
何極。若公者。誠所謂動而不囿。作而不滯。其行其止。綽然自如  
也。歟。於其別爲文以贈之。

儲六雅存硯樓二集序

黃玉衡

儲氏自在陸草堂後。羣賢丕振。海內伸指言文藝。必推宜興儲氏。其尤賢者爲六雅先生。先生制科之文。徧寰宇。余少時佔畢。牖下已仰奉爲指歸。比通籍始得見先生所爲古文初集於京師。及宰宜邑。又知有存硯樓二集。雕板於京江張氏。迨張以事沒其家。其板籍亦并沒於官。儲之後無能爲理而求給者。歲壬申。余承上官檄。按張所有。是集簡冊宛然在也。爲請於上官。捐俸廉抵其值。以歸儲之後。而簡多蠹缺。復召儲後之賢者。爲索原本參考。訂正付之梓工。以成完書。而海內得覩先生之二集矣。儲之後賢來告余曰。是集之旣湮而復振也。非我宰不及此。

用乞一言以昭本末。余惟盈天地閒飛潛動植皆一氣之所鼓盪以出者也。飛且鳴者鳳也。凡鳥也。泳且游者蛟龍也。凡鱗也。蘊於淵者珠貝也。魚目也。產於山者良玉也。砥砢也。榱栴桐梓也。凡卉也。得氣之真者靡不以時自見而不可淹抑者也。況乎秉禮守義誦法先王其出也不竟其人也。無悶若六雅先生者。蕭然韋布時。卽聲譽徧宇內。及入青瑣踐紫闥。校石渠天祿之書。旋卽退處名山。著書樂道以老。其一誌一論一詩一銘皆本數十年集義所自著。此中有真氣焉。乘時而見也。若鳳之鳴也。龍之躍也。珠之輝也。圭璧之解璞也。桐梓榱栴之呈材也。其簡冊也。其文也。余從上官出之而非余與上官出之也。先生之自



出之也。魯壁也。鯨頭也。井中也。山川之窟穴也。靡不有藏。簡也。及其見也。是簡之顯也。亦卽其人其氣之不終淹也。夫與宰何有焉。余因後賢之請。爲告先生自著之故如此。夫亦念邑多士。讀是集也。均爲自著之實。以弗墜前哲之業。是則余之志也。是爲序。



日鑒錄序

張九思

往予在京師同鄉相友善爲郭昆甫其次爲姚暉漢昆甫廓然  
有大志其胸中若不可一世人多病其狂然退而校其生平言  
行大節要無一背夫古人而姚君則純淨端潔自少與時異趨  
而安貧悅學澹然有以自守孟子所謂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者予於二子無能爲役然皆資以自益故喜從之游歸遭大故  
憂病侵尋瀕於死而僅存者數又踰年昆甫遂歿顧嘗爲子弟  
言史稱李廣程不識之用兵廣人人自便而不識整部伍嚴刁  
斗兩人皆未嘗遇害然究論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  
不識紀律爲可常昆甫暉漢二子之於道皆用兵之善者也然

而使學者有所據依。上之可自達於聖人。而退亦不失爲寡過。則吾必以暉漢之所守爲長。昆甫旣沒。嗣聞暉漢舉禮部。復不第。予一官司教。宜章以去。相距數百里。無緣朝夕繼見。及今秋。君奉調來長沙。而予與相見於會城。計其闊疏十易寒暑。酒酣之次。君出所爲日鑒錄示余。余考其書不類於人人者之言。蓋皆六經諸儒所嘗言。抑非僅六經諸儒所嘗言。而吾友深造自得。近裏著己者之言也。自宋氏以來。眞儒輩出。孔孟六經之教。大昌於世。宜乎士舍是無以爲學。學在是而所爲聖賢者不絕。然攬其造端置力之地。與其歸竟。其知學乎此者。又絕少。其母乃習焉不察。猶厭薄以爲迂。而又見夫世之雷同壹迹。襲其名。

而不暇求其實焉者眾。遂胥援之以自恕歟。姚君此書無驚世絕俗之談。而平近精實。其理卒不可過。吾觀其爲人志之所存。事之所履。出之於身。加之於民。無非是也。古之所謂不言而信者耶。其書錄始丁卯。初不次第。丙子撮其凡。爲條二百八十有餘。其曰日鑒。明自警也。原夫君之用意如此。其終至於聖賢無惑也。噫。昆甫而在。必以予爲知言矣。



詩淡自序

許伯政

千鈞重鼎力小則不能舉六籍微言識小則不能明非其讀書之精也汎濫竊窺求閒求新而不能見大意故所識者小經旨盈策凡目所到如塵迷如霧隔惡識其所以然哉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能見其大則綱舉目張詮釋固不能盡之是編成友人閱畢柬予曰富辰稱文之昭十六國而燕不與燕世家謂與周同姓未詳所出惟皇甫士安以爲文王庶子故後儒多疑謚言之無據書中如此恐未可信荅曰古史殘缺眾說兩歧則當考之於經經雖無明文註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以理自古貴戚之卿與異姓異貴戚中同父又與同姓異伊尹作保衡伊

訓太甲諸篇稱湯以訓曰商王曰先王曰俾輔于爾後嗣曰辟  
不辟忝厥祖曰今王嗣有令緒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皆異姓  
卿之辭氣也召公誥成王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又曰有王  
雖小元子哉又曰知今我初服又曰我受天命其辭氣與周公  
之告孺子王如出一口周公語君奭曰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甯於上帝命又曰在我後嗣子孫大  
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  
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家不知又曰我受命  
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前人敷  
乃心乃悉命汝又曰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又曰



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此于文武曰前人于成王曰小子  
曰冲子于己與爽曰我二人曰子暨汝其濟曰前人悉命汝其  
辭氣明明父子兄弟不但同姓而已然則皇甫氏之說殆其然  
歟友又曰魯于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其後立武宮因稱魯  
公爲文世室與武世室相配周竝無所謂文武世室也書中似  
沿宋說之誤荅曰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  
世室也其文法與前言四代之樂器後言殷學周學相仿皆極  
稱魯備四代之禮樂如王者之制度故鄭註云此二廟象周有  
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其說不始於宋世室之名  
夏已有之載在考工記不始於魯且諸侯五廟周公爲太祖其

餘四廟當遞遷魯公安得有不毀之世室蓋魯人僭行郊禘乃立魯公廟又立武公廟所以象周之文武世室也而子謂周無世室魯獨有之且謂追稱魯公爲文世室以配武果何所依據言之哉友又曰以朱子爲困學人未必信宜稍含蓄爲是荅曰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堯舜性之是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湯武反之是也資學下于湯武而能與聞乎道必由困而學之故曰又其次也古人廁躬聖賢大略不越茲三者孔門弟子獨稱顏淵爲好學惟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以不貳過不遷怒而庶幾於學知雖聞一知二之子貢不得與焉一貫之道曾參以魯得之是謂困學而政事若由求文學如游夏不

得與焉。所謂困者，其於學問思辨行也，有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而弗措也。卽未能詣乎知之成功之一，而好學則近智力，行則近仁知恥則近勇。三代以下，指不多屈。惟朱子實能致力於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其觀書有感詩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枉費推移困也，中流自在困而通也。如謂朱子未足當困學，由漢唐及明誰克當之？如謂朱子不由困學，則將躋晦翁於湯武顏淵之列，人雖斷斷言之，卽吾亦在所不信矣。且夫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本非以邀人之信，而僕爲之也。吾有所獲於吾心，恆內反焉，而不敢以自信也。久之而內信於志焉，又久之而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焉。信與不信存。

乎人豈吾所敢必哉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哉抑心所謂危故以告也凡吾所以爲是書亦如斯而已昔孟子道性善外人皆稱其好辨不信之也豈惟外人及門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未必全心信之漢唐間信孟子者惟昌黎猶或與揚雄竝稱至宋儒而後灼然尊信之噫我言之人信之其難必也孟子尙然而況於我輩故吾所以爲是書者形己之忠而匪以邀人之信也吾心之所獲在是卽吾言之所發在是設違吾之本心姑委蛇周旋以希人之信正恐未能欺人適以自欺耳此子與友人相往復者亦編中詮釋不盡之意也爰述之以寘諸編首乾隆甲戌季秋朔序

魏韞庵先生壽序

郭煥

同年之稱古未嘗有也。自唐以來重科目，同選舉者謂之同年。膠附繩聯，亦如倫紀之不可易。緣其在一身有兄弟之誼，而上至祖父，則視諸所尊而敬同；下至子孫，則視諸所親而愛同。此未足異也。或其中有者，英碩德之振於其前，高才偉器之屹於其後，而其家世之際，情事之閒，又或有符契而軌合者。於是仰望願慕，服從慶幸，頌禱之心，以朋而聚。淮南子云：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屬，物相感以其類，豈不宜哉！韞庵魏公鍾嶺海之閒氣而生，文章德義負東南風望，而尊太夫人，又以節孝特聞。方其母子相守於幽堂邃宇之中，爐火篝燈，鳴機發篋，習勤

茹苦之志。致足動天地而感人神。其可謂難矣。數十載來。我公以學完行高。馳譽粵中。爲老師最。既能彰母節於朝。而次公雲倬令楚中。官政十年。民懷七縣。自公退食以養。以娛。夫公之所以致福與天之所以必欲報公者如此。則知後來者不勝羨也。而況於年乎。而奚兢兢請祝之爲多乎。歲之九月。屆公攬揆之辰。眾其起爲壽。煖於次公部民也。然往在乙卯。貢成均爲同年。已而受業於國子先生。又爲同學。其於公通家子也。煖雖孤生。失學碌碌。無所樹。而祖母楊亦實以苦節之貞。畱貽世澤。環計公先後兩世。何其同也。同者之情如家人。雖稱祝其辭。以質不以文。遺真散樸。非煖之所宜行於公也。煖故不敢。

勒素亭詩序

郭峻

晉唐李賀奇於詩。昌黎韓愈與之生並世而名相聞。愈爲其少。且諸王孫也未之信。既往相見。愈心折其能。乃淡相結。此二子者。余皆甚愛之。而尤樂其以平生之素。竝傳於世。爲身後榮。惜乎余與素亭之不獲及其時。而與俱遊也。閒嘗計天地之間。忽然爲人。實乃以一身同爲萬物。其所得於世者。穉弱壯盛老憊。不過數十季止耳。古之人亦同止有此數十季。而傳之至今。近者數百季。遠者且數千季。其人亾其言存。謂之不歿可也。歿不歿何足淡論。顧旣已爲人。而使後世不知有此人。則如當時未嘗生此人焉者。莊周云。悲莫大於心歿而身歿次之。豈不然哉。

往吾友衡山曠魯之常爲余道素亭詩字畫之勝歎爲三絕余狂人也覽古之有佗者以爲不可及欲歌焉欲泣焉思其人而不得見則將於今之人求之庶幾一遇以舒吾懷然多未能也今乃獨與素亭相聚於一室之中觴行筆落無虛日於此時也魯之又不與人生之聚散離合猶不可知如此而況於天下後世之傳歟素亭善畫不常畫畫輒數十幅維書亦然其於詩則日吟一篇或數日吟亦止一篇大指遺乎今合乎古者爲之不合乎古雖甚宜乎今素亭不爲也余嘗論詩以謂嬰兒之瞽其嘒嘒其笑啞啞此真詩也其次爲老人之言而學士大夫鏤風繪雲揚芳擷藻之佗謂之詩者乃真無詩焉聞吾說者嗤愚



斥妄獨素亭余同素亭之於詩亦奇矣余長素亭一季官棄匏  
落無所望於世世亦不用而素亭公子也例當得官亦不願仕  
夫不能遺當世之榮而妄意有後世之傳是燒黃金而求神仙  
也秦皇漢武之歿其已久矣世有知此意者吾始願與交素亭  
之人得其人矣夫乃可與讀素亭之詩

又人壽其入矣夫以何與爾壽乎文精

惟素皇始知文及其日人矣世所賦也其詩正其德也其文其

夫不辨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

今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

夫不辨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而之其世之來

就梧吟序

黃道懋

園之有梧爲書屋設也由來舊矣屋舊戶於東軒於西而是梧植軒東一隅背戶孤立晦明風雨嘗不得與梧謀於是積久蕪穢不治幾同散木儕輩過而不問手植殷殷之謂何亦何貴有此梧也客曰東西咫尺地耳曷遷植之便夫遷植一廢置之梧成全幾閒適用之屋梧之用亦藉榮多多矣爲梧計何憚不爲然而有難焉者繁彼梧自條天歷今數十年居然成立碩大且朋非積眾人之力不能動非廣地數弓不能容且也根深蒂固已久一旦盤鑿動搖保無有撥本實而甚至不生乎與其必易一梧而生死付之無定孰若易屋就梧挾一必成之勢俾屋成

而梧亦得所哉。爰謀匠石，拆舊營新，易屋之西而南爲上下兩舍。簷楹四啟，戶牖相望。去積年歷久之湫隘，樂爽塏於崇朝。左右顧盼，頓改前觀。是豈真斯梧之會逢其適邪？抑屋特就梧而爲之耳。易其軒名，顏曰就梧。作就梧吟志之。嗟乎，梧猶是也，屋忽更新，自今過此以往，未知梧竟何如，屋竟何如，主之者愛護能不墜所守，長得與梧相長於勿替否也。若夫物是而人則非，撫今思昔，或臨文而增慨歎，或倚樹而動悲思，則今日就梧一吟，特權輿耳。

麓山詠古三十首序

歐陽正煥

南之望嶽爲衡。衡之峯巒七十有二。而麓山承其委。則茲山之名以麓專也。專故尊也。顧曷爲而贅之以嶽邪。或曰嶽形蜿蜒如人之一身。百體相承。故雁峯爲首。嶽麓爲足。肖其形也。夫七十二峯皆嶽也。未有複名之爲嶽者。大雅旱麓詩箋云。旱山之足以旱山爲主也。今必贅之以嶽。則嶽著而麓山隱矣。唐李邕謨麓山寺碑。直稱麓山。曾無嶽麓之名。則何如專之以麓之爲尊邪。或又曰嶽麓之文見於禹碑。茲固禹蹟之所經也。明德遠矣。欲靳其名而并沒其實可乎。夫禹之功大矣。乘四載而抑洪水。何處非平成之遺蹟。獨茲山也與哉。且昌黎响屨禹碑歌。固

云事嚴迹秘鬼莫窺矣。雖神物流傳其來有自。而奇文奧字。遂古之遺。已不可盡識。明楊慎。沈鎰。楊時喬。皆以意譯。而沈尤託之夢寐。神明其說。以取信後人。世果有夢龍蛇草木之篆文。初未嘗明授音譯。而且誦其碑恍若素識。遂不勞思索而得金簡玉字之傳者。邪。則所謂宿嶽麓庭。亦後人揣摹傳會之詞。初不必借以補吳越春秋之缺。就令可信。亦衡嶽之通稱。茲山安得而據之。故余於詠古而存之。以麓山成其專也。亦所以尊之云爾。獨是茲山之名。則固以書院而傳。而書院之傳。又以朱張二子之講學而永也。粵自元圭。旣錫九州。攸同。沿及晉唐。所稱溪洞巖壑之奇。大率皆梵宇琳宮。遞相誇耀。今自麓山一寺而外。

卽斷塹頽垣殘碑古碣。可以備神仙幽異之紀載者。已漠然徒見山高而水長。又況雨花雪觀。非虛則無。無論其不足傳。卽傳矣。亦安在其有裨於世道人心。使人聞而慕見。而興有不欲斯須少釋者邪。獨書院之建。自宋開寶間郡守朱公洞。勗厥始。歷咸平中山長周公式。以行誼著。眞宗召見。拜國子監簿。詔使歸院。賜嶽麓書院之額。且給以中秘書。乾道初。安撫劉公珙。延張南軒主教事。越三年。朱子聞南軒得胡氏之學。如長沙訪焉。紹熙五年。朱子安撫潭州。更建書院。以處四方從游之士。一時學者。至于千餘人。其盛甲於天下。故天下稱四大書院。首尊嶽麓。而自元明以來。遞毀遞造。至於今不墜。欣逢 聖朝丕振文教。

賜書 賜額如日中天。休哉治化之隆。軼唐虞三代而上矣。

正煥不敏。忝爲茲山長。講學之暇。閒復登臨。或捫蘿攀磴。循朱張之故蹟。訪求遺文。猶殷然切步趨之思焉。偶有吟詠。不盡錄存。惟涉於古蹟者。綴次成韻。卽非二子經營締造。講道論德之場。亦時時及之。而意念固有所專屬矣。夫王者巡方。觀岳躋民。俗於大同。詩書絃誦之聲。徧海澨山陬。而莫不一致。茲山之附麗於衡。密邇門庭。特承指顧。固較之濔霍爲獨親。矧以先賢杖履之所登臨。流風餘韻。近千年不衰。聖天子興賢育士。聲教所被。光華日新。雖山嶽亦當爲之效靈。以默翊景運。天下書院之盛。麓山之得而專之者。又豈獨古蹟云爾哉。



虞山蔣少宰宅讌集分賦盆花詩序

陳長鎮

少宰虞山蔣公以癸亥夏出撫楚南萃其邦之荃蘭蕭艾汎以光風物化其猶被澤彌山扇馨若一不二年奉

詔歸銓部黃

童白叟相顧色落猶草木之失陽春也公旣憫楚人之拳拳故尤拳拳於楚人及來京師有展謁者無賢愚貴賤不一拒道家世問疾苦如其作撫時譬植盆花旣登之席拊之煦之又汜漑之謹視之嘻可謂仁矣明年正月休沐無事招其邦之官京師者醞酒爲歡某以公車滯畱又承顧夙厚因得闌入酒半出盆花八以侑有紳一人其容岸然舉手過頤作而言曰公春風也故百卉近公無忍自闕者不然今立春甫二日林橫積縞簷挂

寒鉤戶外朔風若呼若嘯。茲之爛漫伊誰之爲。宜分曹限體作爲歌詩。以張盛集。以宣春氣。且以觀楚人之志。公曰。可。會者六人。合公泊其冢嗣。適符花數。某得梨花焉。竊念甘棠流韻光於二南。某又適鬪遇樂府體。天其或者欲使繼國風乎。與同人歡欣舞蹈次第。矢音鳩而呈之。公覽而嘉之。命善繪者作八圖。以傳之。某復竊念生同凡草。幸隨國香。後薰蒸濡染。得免差池。其敢忘臭味所自。迺重爲序以紀之。且使後之行春者知取焉。乾

隆丙寅望後二日

唐詩別裁集箋註序

朱景英

選本之有注自李善注文選始。後之注家徵用羣書字箋句釋。率祖之。李善之言曰。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其起例如此。論者舉其注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瀉水。其諸唐書所稱敷析淵洽者乎。而世顧輕言注書。其敝也。攬揆類書。竄易墳典。臆造巨倉。擄撻割剝。極於時地繆盭。文義乖反而不可究詰。尙矚然曰。吾祖李善。慎矣。夫注選本與注專集。其體例亦自有別。注專集者。次第其人之出處歲月。尙論其生平。因以攷見其著作。故人自爲書而注亦自有其體。若選本。薈萃眾作以成書。而注則不能依附諸家而各爲例。然亦

有采擷舊注者如李善於辭綜劉涓林郭璞王逸劉孝標諸注必標名篇首仍書善曰以別之是也而世何昧昧焉龍溪黃君步春博雅士也頃以所注唐詩別裁屬序蓋是選爲沈文愨公手訂善本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今得步春詳疏而曲暘之緬其心力之勤援據之贍櫛比之精洵足以駭靳雅輪膏馥儉腹者矣抑咎人於箋釋之學恆相攻擊如杜注之有黃鶴魯言蘇注之有堯卿次公每爲後來指摘至騰爲姍笑不已信夫注書之難也步春懼其難斤斤焉守其例而不欲踵其敝毋亦李善所云享帚自珍緘石知謬者與余故樂爲之序

文集自序

朱景英

頻季海外齒髮漸衰。猶役役文字間。未忍割棄。豈結習然與自  
念平生誤著。應酬牽率。誣諉代言之。作居其強半。每不足存。幼  
習文選。務爲博奧。於叟漢八家文法。與夫波瀾意度。之所以然。  
罕所津逮。已窺尋夾漈澗甯。及近代亭林竹垞之書。頗究心穿  
穴。解駁之學。雖不欲以文名。夫旣不欲以文名。復昧昧於文法。  
而其僅存者。又不足存。尙敢憫然以作者自命耶。半生作叟坐  
老無間。舊橐叢殘。聽其放失。會友人萼亭徐君介人。祿永福清。  
李君崇彝。振陛下榻官齋。授我敝篋。精心排繢。凡得文若干首。  
析爲八卷。亟付鈔胥。哀然成集。雖然以予結習未忍割棄者。所

就止此茲所為鈔竟而手之媿汗已

以王恭嘗云

李益與... 官... 心... 文...

生... 其... 夫... 人... 字... 人...

而其... 答... 又... 不... 其... 然... 以... 自... 中... 外...

夫... 論... 學... 報... 不... 始... 以... 文... 夫... 想... 不... 始... 以... 文... 各... 切... 親... 細... 益... 文...

早... 則... 將... 與... 互... 疏... 難... 庚... 將... 新... 甫... 吳... 洪... 升... 崇... 林... 付... 以... 之... 售... 服... 衰... 心...

皆... 文... 野... 對... 魚... 刺... 與... 似... 史... 周... 八... 宋... 文... 皆... 與... 夫... 則... 斷... 以... 似... 之... 似... 以... 似...

念... 卒... 至... 隨... 善... 無... 歸... 牽... 率... 猶... 如... 外... 有... 之... 中... 其... 似... 半... 似... 不... 似... 似...

前... 季... 新... 於... 而... 矣... 測... 變... 歸... 野... 好... 文... 半... 間... 未... 忍... 隨... 棄... 豈... 歸... 似... 似...

不... 事... 自... 氣

未... 是... 英

文昌閣會序

彭坊

今之會卽古之社也。漢制二十五家爲社。民間有私立社者禁之。後世友朋聚集亦名爲社。唐人有詩社。明以制舉取士。燾廟初。周介生張天如諸人搜羅天下英俊。合梓其文名曰大社。同時艾東鄉陳大士章大力諸公皆遙相倡和。而社乃極盛。下至鄉曲。媿隅小生。莫不有社。嘉定黃陶庵結直言社。雲欄陳臥子夏彝仲又倡爲幾社。其論文不盡與東鄉合。吾楚顧重光又立定因廣因二社。然要不若大社。幾社爲極盛云。其後國步旣改。仗節死義之士往往出於其中。顧其弊也。武斷鄉曲。把持朝政。又或同室操戈。凶終隙末。而周介生以闖賊檄文牽連正大辟。

先昆顧涇陽講學東林高忠憲繼之社中諸名士多附東林後  
忠憲爲魏璫構陷懷宗旣誅魏璫復入陸文馨言追論東林黨  
人之禍迄明祚之終不解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頒

立臥碑禁士子結社蓋監前代之弊而更張之也百餘年來此  
風亦已息矣近年學者始稍稍爲文會而人才汗下曾不逮古  
之什一無亦司其事者氣力絀弱不克振之歟吾邑倡會者無  
慮數十百家而文昌會尤盛蓋專主科場言之其說旣已陋矣  
又其弊也三五釀錢以利爲招酒食遊戲徵逐子母相權與賈  
豎無異今某君某復糾集同志爲文昌會而惡其類於前所云  
也屬余一言爲之勗余於同鄉諸會概未有所與諸君子顧有



取於余之言。余何以勗諸君子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諸君子之所講求者，制義巨，毋亦惟是揣摩有司之程度，欲博科名爲拜獻之先資，而前明制義若荆川、鹿門、震川、正希、大士諸公，其氣魄才力，直追唐宋作者於數百載之上，彼其於有司之程度，未數數然也。而卒未嘗不遇。至若張江陵、王文成之事功，薛文清、曹月川、顧涇陽之理學，正希、東鄉、臥子、陶庵、石齋諸公之節義，斯又不徒以制義傳，而其制義具在。荆川、鹿門、震川、大士諸公，未能或之先也。語云：言者心之聲。韓子云：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諸君子其試於此，致力焉。而由是以上，幾夫曾子之言，安在。今之會，遽不逮古之社乎哉。我

國家制度詳明於學校科條尤嚴武斷鄉曲把持朝政吾固知其無是事矣而三五醵錢以利爲招諸君子又有所不屑第恐因循歲月汨沒於八股排比之中而不能自力振拔以上幾夫古作者之旨是則余所以爲諸君子勗而亦諸君子訂會之意也歟

元口王氏家讌序

彭坊

丁卯冬余公車北上過外舅九溪先生值除夕相與飲酒賦詩  
樂甚越明日先生晨起過子舍問內豎畢卽率子弟拜於家廟  
退讌於寢時吾苦祖封君赤舄先生暨叔祖南茨先生咸以  
八十老翁坐堂上子姪孫曾更迭稱觴坊以門墻得與旅進旅  
退之列不可無言以述坊竊惟國家太平百有餘年民物安  
阜風俗熙皞士大夫家居有田園之樂歲時伏臘烹羊炰羔聚  
族讌飲蓋極一時承平之盛而王氏一門孝友成性雖在齟齬  
咸知禮讓酒旣行油油如也秩秩如也唯謹有以見其家教儻  
亦漢萬石君之流歟先是外舅官京師以終養得請歸里置

義田義宅數處。凡祭祀有費。合會有費。族之貧乏有資。大較仿范文正公遺規。然文正遭遇用專。致貴顯奉秩頗厚。而外舅白首郎署清儉如寒士。顧乃毅然爲此。尤加一等。且夫世家大族始未嘗不翕合而後稍乖睽也。外舅羣從兄弟九人。今其子孫且百餘人。椒誦遠條抑盛矣。宐封君暨南茨先生顧之而色喜也。顧族大支分設。更數十年。其繁衍當必倍蓰於今日。則王氏之所以維持而聯合之者。其必更有道矣。七月之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外舅年六十。猶在不稱老之例。其封君暨南茨先生之謂歟。行葦之詩曰。嗇嗇兄弟。尊遠具邇。外舅兄弟之謂歟。楚茨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吾婚兄弟勉之哉。

贈浮屠嗣芳序

彭坊

自佛法入中國抵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方正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誘陷溺而不知返其徒徧天下華居美衣服役窮阨而奉之以爲固然無足怪甚矣其賊乎道而蠹乎民也然則有從其教而不賊乎道不蠹乎民君子將許之乎曰君子必急許之何也因其賊且蠹而惡之則亦因其不賊且蠹而許之矣吾邑浮屠嗣芳居邑東鄉楞伽寺又不居寺而於寺旁築靜室以居不接眾不說法泊然與物無求其徒皆謹愿庶幾無賊於道力耕而食閒出其贏餘以濟貧者鄉里德焉庶幾不蠹乎民吾邑士大夫無慮數十百人贈以詩若文嗣芳舉囊以視余曰余一

言余曰是君子所許也其何辭然余惟咎朱子與門人論佛法凡四十二章楞嚴法華圓覺諸經皆能舉其篇章成誦而程純公亦時時閱佛書譬之治賊者必先窮其根株巢穴所在而後一舉剗之則決勝有餘余於內典諸書未暇深究今贈嗣芳序亦姑就其猶言之而要以不賊道不蠹民爲本庶幾不悖先賢焉

馮時翁六十有一補祝序

彭坊

馮翁時夏以乙亥之秋壽登六十有一。諸戚友製屏以祝。距今又十載矣。翁卒亦數載。令嗣君復請余爲文補祝之。蓋當製屏時。爲文者頗不愜翁意。故未登於屏。屏雖具而黝然髹也。與泰山無字碑同。余於是知翁之賢矣。晉司馬子長謂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余謂個儻非常之人亦必藉文字以傳。今世讀史者。其於三國晉宋以下人物。必不能如史漢之熟也。蓋馬班二子皆有良史才。學者嗜其文。沈吟反覆。故於其人物熟焉。翁今欲藉文字以傳。乃至不得於其身親見之。甯虛其屏以待於身後。可謂知所重矣。不賢而能若昆乎。抑

古未有以文壽人者。夏未有以文壽人於身後者。壽文之起。大約始於明之中葉。明初劉青田、宋潛溪、方正學諸公文集未嘗有也。而近世魏叔子謂歸震川壽文宕逸多奇。不減古人。敘詩文記山水。然則壽文亦何渠非古歟。至若以文壽人於身後。則惟杜於皇爲休甯吳隱君作補觴說。以謂隱君之父七十有七。隱君時時語其子。謂得如爾祖之壽足矣。而隱君乃以七十六卒。其子傷焉。故於其日。抑哀伸慶。以曲遂其父生平之一念。亦禮之變者也。今翁卒已數載。令嗣君哀慟之心。宜稍殺矣。而欲傳其父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仁人孝子於此。當必有惻然動心者。況以余抱鮮民之痛。能勿操觚爲文。以補祝乎。余聞翁之先



君子當雍正初歲歉嘗爲粥與邑之餓者所活不下數百人翁克承厥志力爲善於家人皆以此多之又翁父八十有六翁六十有餘較之吳隱君父子僅差一歲不同矣而余之補祝與社之補觴將母同或曰祝者祝其壽也今翁已往矣將奚祝余曰子見今之爲壽文者甯第祝其壽已乎蓋上及其先世而又下及其子孫翁之先世如余前所陳旣足傳矣所祝者其在翁之子若孫乎翁有五子孫幾人書曰子孫其逢吉以是爲翁補祝其可乎異時余過郡城令嗣君張屏於庭置酒觴余朗誦余文余不自知其得如古人之宕逸多奇否是爲序



羅洋文集序

胡師亮

乾隆壬申余以計偕入都與郭君昆甫訂交於京邸又重之以婚姻明年癸酉余補充左翼教習昆甫官國子寓內城而官學肄業生例以辰集酉散昆甫度余館課畢輒驅車來迎劇飲縱談恆至夜分不寐蓋一旬之內率二三相過從又明年甲戌余由明通選授教職辭館南還昆甫戒行廚攜斗酒一餞於豐臺再餞於二閘時彼此年壯氣盛方冀京師冠蓋之地他日當共相翱翔故雖握手惓惓未嘗作離別可憐之色而豈料後此之不堪回首也哉癸酉之秋昆甫聞其弟仲甫以選拔貢成均喜謂余曰吾弟當來矣來則篝燈分賦擊鉢聯吟又添一勍敵然

知吾與子之益有以樂乎此也。嗣是每會必及之。至歲除仲甫未至，則署其燕坐室門曰：幾時定宅如申伯，盡日傾杯待卯君。嗚乎！使昆甫而天假之年，得行其志，文章節義殆不多讓東坡。其視仲甫亦四海一子由也。固應對牀風雨，極不忘情。豈尋常聚散離合之感所可同日語哉！昆甫爲道山游，已越三紀。羅洋艸時藪，久不脛而走海內。茲仲甫將彙刻其詩古文集，委序於余。余學殖膚淺，老益荒落，自分無能爲一辭贊者。竟無庸索。臺本披閱，俟刻成而卒讀焉。惟憶都門聚首，詩酒友朋之樂，忽如夢寐。乃昆甫旣已齋志沒，余亦僅博一官一邑，碌碌風塵，復頽廢以至於老，不禁悄然以悲。又歎昆甫知人之明，所以友于弟。

者至勤且篤其得此於仲甫也固宜而以仲甫之才之力所以  
慕其兄者不專在此此特其尤要者耳既不能默而息且娓娓  
而樂道之庶爲爲人兄者勉與爲人弟者勸也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長夏



西安府志序

翁 燿

西安古京兆地。疆土恢廓而博厚。山河奧衍而雄秀。人士瑰偉而英多。古稱天府百二之雄。文物風教之盛。豈偶然哉。然則作志者於此。將以徵核文獻。使百代之版章土宇。以及名山大川。城郭溝洫。民物風俗。星羅碁布。鉅細具舉。而政化之所施。撫馭之所及。由此犁然可攷。不綦難與。大中丞弇山畢公。巡宣是邦。閱茲數載。舉凡土物民風。無不備悉。而西安爲省會要區。尤加意焉。乾隆丙申夏。入覲避暑山莊。以各屬舊志多簡而不詳。浮而寡要。奏加增輯。天子俞其請。還及秦中。適嚴侍讀至。因先以西安府志屬編纂焉。夫地志之難難。其與史相表裏。

而尤要者在各得其民情土俗之所尚以稔知乎條教號令之所宜設施使後之讀是書者由其言次第行之而無不協乃爲善耳今西安自秦項洎今或爲塞國或爲渭南或爲內史或爲京畿或爲大安或爲安西所轄州縣或出入于馮翊扶風北地三郡之間其疆域城池變遷較易至于垂山惇物彼此互稱武功太乙太白終南一實數號灞滻涇渭豐鎬潦滸存湮錯置鄭白六輔龍首永安修濬異宜以及宮闕苑囿第宅陵墓祠祀之散見於諸史暨三輔黃圖長安志雍錄雍大記諸書者或基址偏存或地分難定求其博綜羣書攷符典故有倫有要者益已難言若其徵驗民風資益吏治大有關於上人之政教民俗之



敦龐者則非通達古今求至於昔之立言者不得而知之亦不得而詳之也我朝德化覃敷文明光被海甸又安萬方沾沐深仁厚澤致詠太平者百數十年於茲疆境日闢幅員日廣雖在窮陬荒域莫不加以教養凡所以爲民晷計者靡所不至今中丞公仰體

皇仁敷施美利使斯民欣悅樂利上致天和漸

摩敦阜下成風俗推厥由來大抵起於政化之自然而然作志者宜若難以依擬侍讀此書乃舉其宏綱條其庶績鋪陳事勢藻繪情狀藹然見上下和溢之氣象然則際斯時而作志將潤色鴻業揚厲盛治實於是乎在耀備位茲土亦樂得而述之若夫體例之精詳類事之贍具則又作者之餘伎耀特詳言其大